

在连绵秋雨中一个难得的晴日，我陪着母亲在虹口的一家饭店，见到了一群父亲的老同事，父亲已在10多年前离世，而叔叔阿姨还惦记着我们。听到他们叫着我的小名，我仿佛又成了那个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嬉戏的小女孩，几十年的时光却已从我们身边悄悄溜走了。

叔叔阿姨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姚叔叔甚至能准确说出我的出生年月。而幼儿园的我，总是出现在他们政治学习或校园劳动中。那时这些大学教师都已不上课了，但他们毕业于名校，风华正茂，在一起总是喜欢开玩笑、起绰号。北大才子姚叔叔苏州口音一直未变，他成家亦晚，新婚时，我随叔叔阿姨去新房祝贺，他给每人泡了杯麦乳精，那份香甜，留在了记忆深处。他们政治学习，父亲大概比较容易带我同行，在单薄的印象中，总是在昏昏欲睡的午后，有人在念报纸或文件，我在父亲的怀里很容易就睡着了，冰凉的小手被父亲贴在了他的毛衣上，渐渐焐暖了。谢阿姨，是我们一个院里的邻居，她天生的亲和力，总是让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在她家门口玩闹。有一次我发烧了，父母都不在家，她推起自行车就送我上医院，直到在半路遇到我妈下班，才把我交给我妈。这些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学校后来历经坎坷，度过了五七干校和南迁厦门的不稳定生活，直到我读大学时，他们才回到上海往日的校园，得以和家人团聚，见了面，仍叫我小名。



『迁徙』好处不少

陈祖龙

春运有中国人口“大迁徙”一说。笔者这里说的“迁徙”，是指春运期间，留守老家的老人向在大中城市打拼的子女逆向迁徙，去子女那儿过年。去年春节，笔者一位在一线城市工作的朋友就享受了一把“迁徙”的快乐：双方4位老人从老家赶来与他们团聚。春节长假期间，小两口陪着4位老人逛遍美景，尽享美食，其乐融融。

细细想来，“迁徙”的好处着实不少。首要一点是能够缓解春运的压力。毋庸讳言，说时下的春运是一场不大不小的社会不堪重负的大负担，大概不为过。春运期间，有多少人为买车票殚精竭虑：动用所有的人脉资源，乃至冒着严寒不辞辛劳通宵排队；又有多少人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捱过痛苦的数十小时，回到老家筋疲力尽……而与此同时，“迁徙”行驶的列车则相对上座率不高，宝贵的运输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可以想象，“迁徙”的老人多一点，在大中城市打拼的痛苦返乡的务工者便会少一点，春运的压力相应也会小一点，产生直接多方受益的社会效益。

“迁徙”的好处还可以举出很多：诸如解除成家的子女“去我家过年，还是去你家过年”的烦恼；免去子女回家路途舟车劳累；老人走出老家旅游观光饱览神州大好河山；为子女提供更多时间陪伴老人尽孝（子女回老家往往要拜访七大姑八大姨参加同学聚会等等，实际陪伴父母时间有限）提供机会……

从性价比的角度看，“迁徙”的老人付出一点舟车劳累，得到的是如此多的快乐与好处。值得！因此笔者以为，如果身体条件许可，春运期间，老人大可试试“迁徙”。

当年，我四叔叔的单位就在离我家一站路的地方。一个傍晚，暮色四合，我和母亲妹妹在一起回家的路上，看见一辆59路公交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我随口说：“叔叔会不会就在这辆车上？”突然有人从车窗探头叫着我的小名，我和妹妹欢呼：“叔叔叔叔！”

我父亲他们当年从厦门回上海开门办学。一天清晨，学生要驾驶一条实习船从复兴岛出去去闵行，父亲让我和妹妹逃学一天上船去玩。学生中有个造反派出身的，感觉向来良好，看见我们姐妹就问了一声叫什么，我爸只说了我们的小名，他脱口说：“蛮小资的嘛！”虽然没有恶意，但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还是让我很难忘记。

上学之前，周围的人都叫你小名，叫你的父母则是“某某爸妈”。直到有一天，突然发觉，叫你小名的人越来越少了，除了父母和长辈。偶尔听到一次儿时朋友叫你小名，那种感觉，就像在某个街角忽而闻到一丝旧时的味道，有一些难言的情愫会在心中盘旋良久，想要牢牢捕捉，而那气味已早被阵风吹散而去，不可再得，也无法言说。

去年，我的一篇文章，经由微信传播，帮我找回了一大群童年伙伴。只有同届的或比较亲近的伙伴，才有这样一份熟悉，能够互叫小名。我们回到了曾经荡过秋千看过露天电影的校园，寻找到了当年幼儿园的旧址。小名，就像是和童年的接头暗号。

前阵子，我的床头总是放着孙犁的《芸斋小说》，三十来篇笔记体短文，薄薄一小册，读了又读，真是滋味悠长。孙犁的文章和为人，不像汪曾祺那么洒脱，也没有士大夫情趣。孙犁是简净的、朴素的、冷寂的，甚至是孤僻的、拘谨的、封闭的。

我们这一代人知道孙犁是因为中学课本选了他的小说《荷花淀》。那时的课本，多是杨朔、魏巍、刘白羽、秦牧的文章，《荷花淀》和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少有的充满诗意和书写人性的作品，现在回想，这两篇可谓乱石堆里冒出来的“双璧”。

《荷花淀》完成于1945年春天，是孙犁“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的。它虽是一篇战争题材的小说，却没有硝烟弥漫，没有血肉横飞，战斗场面被他轻描淡写一带而过，着重描写了月亮、院子、芦苇、苇席、水、雾、风、荷等诗意场景。关键是，一点儿不要文艺腔，景色与情节水乳交融，恰到好处。他到底是熟读旧小说的，写景之外，对话也非常逼真自然，故事往往借助对话去推进。因为孙犁的影响和他的这篇小说，而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

1980年汪曾祺发表了小说《受戒》，我觉得它受到了《荷花淀》的影响。两者都是“水上故事”。继沈从文的《边城》之后，《荷花淀》和《受戒》发扬了水上故事的传统。

孙犁1945年在延安写作《荷花淀》的前后，1943—1944年，张爱玲创造了她一生最为人称道的短篇集《传奇》，钱钟书则在1944—1946年完成了《围城》。孙犁是名副其实的左翼作家，但他的创作超越了政治束缚，其作品的艺术性是第一流的。不管作家身在解放区还

俄罗斯拥抱

吴翼民

情侣拥抱的镜头交臂而过，浪漫而富诗情画意。这么短的时间也不愿意错过啊，也许在舷扶梯上拥抱更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吧。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许多景点都有人化妆成名人或贵族邀人拍照。导游提醒我们莫真接近，要不，有可能被敲诈。在莫斯科红场，果然看到有化妆成列宁或斯大林或旧式贵族的俄罗斯男女邀请游人合影。当然他们是“道具”，进行的是商业行为，这样的情景我过去在威尼斯和罗马等处也遇到过，看着有趣，却不敢上前尝试，怕在异国他乡遭遇骗局。这回在红场我们遥遥避开了，任凭“列宁同志”一手插口袋，一手做出演讲的姿态向我们发出邀请；其后在莫斯科大学观景台，也有化妆成旧式贵族的男女热情上前兜搭，我们也退避三舍；终于在圣彼得堡十二月党人广场宏伟的彼得大帝骑骏马的塑像前，我们这个旅游团的大多数人经不住诱惑，纷纷与“道具”们合影留念了。这是情景的必然，因为这个广场辽阔无垠，因为这个塑像气势恢弘，因为塑像前的一双化妆成旧贵族的男女实在俊朗靓丽，——男的高约二米，挺拔如峰，女的白皙漂亮，温婉如水，分明一双璧人啊。况且他们举止优雅，有旧式贵族的风度，那一厢正巧有婚礼结束的一拨俄罗斯青年笑语杂音涌出。我上前用简单的俄语向他们请晚安，祝新婚快乐，那一拨青年当即亢奋起来。同行的王兄适时递上了我们饮余的大半瓶中国五粮液，俄罗斯青年们二话没说，争着“吹喇叭”畅饮起来，七八两烈性五粮液顷刻饮尽。饮惯伏特加的他们首尝中国名酒，甬提有多兴奋，一致呼叫着“哈拉梭（好）”。新郎宿舍下新娘，情不自禁张开双臂和我来了一个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拥抱，彼此不约而同欢呼：“泼里克拉斯娜！（太好啦）”

我爱流苏的鞋

陈柏清

漫却犹如飘飘的红叶。总觉得记忆里的的那个人是红色的，不是浓重的，不是浓重的玫瑰红，不是灿烂的红旗红，却是清澈的酒红。也许因为相识在秋季。因此爱上了红色，春天我穿红色的风衣，夏天是红格子的衬衫，秋天是红色针织，冬天是红色袄，他问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我笑而不答，因为我喜欢他眼里我的红，那样耀眼，那样明艳，我希望生命里因为有他，永远是四月的天，永远是温暖的红。

可是正如火焰的红因为热烈而无法长久，情深而不寿，情真而无授，我们走到了离别的秋。在如血的残阳，如血的秋叶里，我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从此

是沦陷区，只要是好作品，就能留下来成为经典。

“文革”后，他完成的《芸斋小说》，“诗意”减退了，但更加质朴动人，仿佛由李商隐转入“古诗十九首”。孙犁晚年用笔老辣，不玩花样，自成一格，堪称“孙犁调”。《芸斋小说》开篇的《鸡缸》以物喻人，借缸抒发，“茫茫一生，与磁器同。”《三马》看得我心痛不已。《续弦》写老伴死了，寂寞难耐，想再找个人，很真实，最后还是不欢而散。孙犁是有些“花痴”的（见《无花果》和《颐和园》等篇），这点点台湾诗人周梦蝶。孙犁还敢于行动，周梦蝶大概仅止于幻想。《芸斋小说》写亲人、朋友、婚姻，也写造反派及得志小人，透过这些人事折射出那个荒唐的时代。了解“文革”，我愿意推荐两本书：杨绛的《干校六记》和这本《芸斋小说》。



进入王维的小屋学禅，蔬菜瓜果散落于中央，经卷伸展，佛心上的点字是执了正锋还是偏锋？

露水滴响莲花瓣上的鸟鸣，青铜炉似烟的手指，无声地敲叩宇外的山林。

相互垂怜吧，一旁堆叠恍惚的木鱼，在互相的白眼打个招呼。

我的词语只剩隆冬的树枝，哑人的暗语跟随着手势，在笔尖上，时常迟疑与冥蒙，被时光磨得剔透玲珑。

历史常被夸张，风暴的大写意被花朵细描，叶子垂下的沙粒，正如慈祥的晚霞洞开，为入春做细细的交待。

七夕会

生命里再没穿过红。

红是一个警戒，红是一个记忆，红是一段忧伤，红是一个琥珀和刺青，红是无法逾越的堤坝。可是，秋的后方便是冬，冬天虽然没有秋的色彩缤纷，没有秋柔美的风衣，夏天是红格子的衬衫，秋天是红色针织，冬天是红色袄，他问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我笑而不答，因为我喜欢他眼里我的红，那样耀眼，那样明艳，我希望生命里因为有他，永远是四月的天，永远是温暖的红。

可是正如火焰的红因为热烈而无法长久，情深而不寿，情真而无授，我们走到了离别的秋。在如血的残阳，如血的秋叶里，我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从此

巴尔的摩内港

屠春怡摄



生命里再没穿过红。

红是一个警戒，红是一个记忆，红是一段忧伤，红是一个琥珀和刺青，红是无法逾越的堤坝。可是，秋的后方便是冬，冬天虽然没有秋的色彩缤纷，没有秋柔美的风衣，夏天是红格子的衬衫，秋天是红色针织，冬天是红色袄，他问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我笑而不答，因为我喜欢他眼里我的红，那样耀眼，那样明艳，我希望生命里因为有他，永远是四月的天，永远是温暖的红。

可是正如火焰的红因为热烈而无法长久，情深而不寿，情真而无授，我们走到了离别的秋。在如血的残阳，如血的秋叶里，我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从此

生命里再没穿过红。

红是一个警戒，红是一个记忆，红是一段忧伤，红是一个琥珀和刺青，红是无法逾越的堤坝。可是，秋的后方便是冬，冬天虽然没有秋的色彩缤纷，没有秋柔美的风衣，夏天是红格子的衬衫，秋天是红色针织，冬天是红色袄，他问我为什么喜欢红色，我笑而不答，因为我喜欢他眼里我的红，那样耀眼，那样明艳，我希望生命里因为有他，永远是四月的天，永远是温暖的红。

可是正如火焰的红因为热烈而无法长久，情深而不寿，情真而无授，我们走到了离别的秋。在如血的残阳，如血的秋叶里，我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从此

